

三怡堂叢書

汴京遺蹟志

二四

人
之
心
也
一
也
一
也

汴京遺蹟志卷五
三怡堂叢書

明李濂撰

河渠一

黃河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
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蹟既湮河并
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
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
之陽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
離而爲赤河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按行將治古堤議者以

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注
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
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
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
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
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
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
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
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
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

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卽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

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籍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善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後又決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

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濱河州縣之民田廬荒圯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已

按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自西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下而東南流經汴城之東北五里遂成大河下達于淮洪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丘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淪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導其水於中灤東入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

滋久今皆淤爲平地矣天順五年河復決衝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隣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修堤捍禦方誠不可不講司其事者所宜留意也

治河通考論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

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卽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卽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

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
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
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
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
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滄沒護城
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陡門祥符東南草
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
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
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
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爲平地其自滎陽

縣築堤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堤自河內北至黎陽爲石堤激使東抵東郡爲平岡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在滎陽縣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卽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國朝于祥符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

驛儀封縣置大岡驛大岡遞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
太康縣置義安驛長嶺遞運所扶溝縣置崔橋驛陳
州置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
徙而革

王回水議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
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
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
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

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

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
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有暴而
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
求於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
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
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
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
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
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
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水莫

若如此

朱光庭論治河當專責水官 臣竊以君論一相相
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今日
朝廷內外無事惟治河爲大役竊緣河之所以可治
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
役兵夫水官旣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
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
所取信而不致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
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竭財力以應副
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已力以冀重賞

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
伏見此役非小役也其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
少若水官自不任責則朝廷何所取信而興此大役
伏乞朝廷指揮下修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回復
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
所過舉所繫事體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王巖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 臣伏以朝廷知大河
橫流爲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
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
臣竊意朝廷鮮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

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泊至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
信而議復興既勅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
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
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
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
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興一人言
之輒廢大事大議而易興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
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爲計爾北塞之所
恃以爲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沒勢雖退流猝不可濬
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

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
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
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
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
河流交漲佔沒西路阻絕敵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
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
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
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
大臣固當爲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

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亟詔執政大臣早決
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
范純仁論黃河回復故道之難 臣昨日伏觀內降
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所議已
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
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
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
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如槃水常使平正
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

所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不以其道則非
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今切詳所隆
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
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
爲北敵所兼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
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克日可
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
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
見不可不爲深監也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
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卻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

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
誤朝廷所有黃河利病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
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蘇轍論開河分水之非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
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
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
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
羨數亦不足賴臣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
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者有一大
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

之驚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
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
未爲深憂羗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
故道爭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楮等物三十餘
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
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尙在來歲天啓聖意灼
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
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尙聞議者
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
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

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
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
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
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
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
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
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
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
臣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

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
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
敵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
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
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
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環衛經
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便商賈通行今河旣西流御
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
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
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

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旣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誼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

縣與敵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敵馬
之衝今河旣西行則西山一帶敵馬可行之地無幾
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恐河復北徙
則海口出敵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敵中諸
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
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
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
河入敵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
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
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

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
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
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
寒凍來歲春暖復調就便興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
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
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
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
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
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
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元祐三年十一月上
鞏時爲戶部右侍郎

范祖禹論回河成功之難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

水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可夫穀

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鬪以坊王

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

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

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

人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

乃使水工鄭國爲之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爲渠溉田

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

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不可勝言之

害此乃西北二敵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
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輕重所繫天
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絕今之河流
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
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
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以臣等
所言爲是卽乞以數路生民爲念以國家安危朝廷
輕重爲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
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
臣等所言爲不然方冊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

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爲州郡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
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爲羣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
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
縣鄉村坊邑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騷
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
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
萌心作禍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
成功則臣等所言顯爲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
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
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

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卽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
謀爲國邪爲身邪若爲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之
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爲身則是惟欲
人之同己而不欲人之異己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爲
大臣身謀亦未爲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
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聞命遂緘默不言不惟臣
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爲貪利無恥忘國不
忠之人伏望聖慈宣閱大臣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
上所陳數件事理別白是非明辦可否則生靈幸甚
宗社幸甚

元祐四年廟堂用李偉之議再興回河之役復置修
河司祖禹時爲諫議大夫同傅堯俞各上疏論列未
幾除堯俞爲吏部尙書祖禹爲給事中祖禹遂連上
二疏此第二疏也時論以爲真諫議云

汴京遺蹟志卷六

三怡堂叢書

明 李濂 撰

河渠二

汴河

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卽浚儀渠也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京城內合蔡河名葭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渠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

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侵漁爲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詔沿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

稍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滓沾衣知縣宋
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下詔問侍臣汴
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後元世
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東至陳
留杞縣汴河及堤皆爲所淤而水則入于蔡河洪武二十
四年黃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前有小
磚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臭河兒

張洎論汴水疏鑿之由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

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
伾卽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

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干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泲水至於大陸泲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

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爲之鴻溝葺蕩渠自滎陽出五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葺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卽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汜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

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
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惟汴渠首受旃然水謂
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
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
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
詔尙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
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
開邗溝自山陽縣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
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
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

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爲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旣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卻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

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厓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溥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

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卽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甲兵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

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
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
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
等四渠派引脉分成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
以無匱乏惟汴水橫亘國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
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
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剛以奉巡遊雖
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
其上天之意乎按洎言汴河疏鑿之由最爲明悉故
備錄之以識舊蹟

張方平論汴河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下
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
九州之中表襄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
梁因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
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擾亂中華其患由乎
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卑
狹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
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
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
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

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寶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

入大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
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
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熙寧六年時
知應天上海

按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間嘗考求汴河之渠
漫不可復今所謂孫家渡河者亦自滎澤而下引
河爲渠由朱僊鎮東南達于淮泗似亦汴渠之遺
意特以不近都會而轉漕非其所資故任其淺涸
而不爲之疏濬耳

梁燾乞開舊日汴口 臣愚嘗求世務之急得諸道
路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

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洛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以通舟楫其實導河水助洛之澁澗也洛水本清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轉運司每每請於朝廷勢不能不爲之應副切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夫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於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以爲慮殊

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則爛熯潰傾
將使怒波循流而下直冒京師其患豈可勝言耶此
其大可懼者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
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
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日之計宜復爲汴口
依舊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養
生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潰注以長
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
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
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

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折去兩岸舍屋盡廢儻錢爲害者一而不甚大所謂損小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水利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而詔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繫國體願留宸心

元祐四年上

先是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上言去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濶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萬世之不利也范子淵時爲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上遣燾

行視利害還言不便又命內侍宋用臣往度用臣
還言可爲於是詔用臣爲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勞
民動衆費用不貲燾時爲御史中丞復上此議云

沈括夢溪筆談 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

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
溝洫權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
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
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
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尙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
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

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濶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王文正公筆錄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
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
吠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
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
絕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
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三二昔之漕運冬夏無
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汭沿兩
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
沿流而下卽虛舟而往其爲利也倍矣矧自天子建
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

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
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也

僧文瑩玉壺清話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
口景知汴口旣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糧斛萬
貨臨汴無委治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
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踞汴流中
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
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寤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
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云小人之黷貨罔上如此
陳傅良論汴河最重 宋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

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
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
京師陳蔡之粟自閿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
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爲
最重

陳霆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
乃汴堤下卽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
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
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蓋指此河
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堤間多陷古峯石空

嵌秀溜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宋營良嶽取石於靈壁網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為浩歎云

東漢張山陰類... 前州至靈壁... 古岸而... 自... 文... 聖... 刺... 義... 漸... 至... 京... 臨... 兩... 兩... 對... 汴... 河... 君... 京... 前... 東... 京... 東... 之... 粟... 人... 才... 至... 京... 臨... 西... 之... 粟... 自... 三... 門... 自... 遠... 轉... 黃... 河... 人... 將... 至... 魯... 西... 南... 對... 南... 北... 六... 穀... 之... 粟... 自... 對...

汴京遺蹟志卷七

三怡堂叢書

明 李濂 撰

河渠三

附京畿溝洫暨堤閘渡口潭泊

蔡河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舟楫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於蔡是為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潁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為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太祖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師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

丁夫數萬浚蔡河南入潁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廣利水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閘水繚繞城內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卽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于沙河以通陳蔡汝潁諸州之漕運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源由是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達淮泗其水亦入蔡河焉後以其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裏城東南置小水閘一十有九以行舟楫洪武三十二年黃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薰門內東南有河積水弗涸不復通舟楫矣

是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薰門西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卽巡撫治所也

金水河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咸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厯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

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礧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旣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灑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

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宣
和元年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濬
澄水導水入內內庭池籩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
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
之見諸宋史者如此自金元以來淤塞不存矣

五丈河門外築溝將水入五丈河

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入白溝接注湛渠
以通曹交之賦因其闊五丈名五丈河卽白溝河之下流
也唐末湮塞周世宗顯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
魯舟楫皆達于汴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

度發曹單丁夫數萬以浚之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奉已朕不忍爲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脩五丈河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磴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則名白溝由善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宋又更名廣濟河金元以來累經黃

河泛溢淤塞

王文正公筆錄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
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濰
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
十四 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灤濟川入五丈河達汴
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卽濟水也而五丈河常
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
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
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
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

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永

武

六丈河

六丈河在封丘門外相傳宋時恐河水為患開鑿此河以
殺其勢諺曰爾有三丈水我有六丈河即此河也洪武二
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黃河泛溢淤塞入五丈河

大黃寺河

大黃寺河一名埽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黃河之支

流也

伯俞河

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古孝子伯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泚水至通許清水口入黃河蓋其河自中牟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伯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魯溝河隨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掣水河

掣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東流一在城東揚州門外南流二流奔至東南合而爲一南至赤倉保鍾家岡入于黃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永樂二年因河水爲患城之內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

江京遺蹟志卷十
五
溢流而水不復入城矣

沙海

沙海在城西北一十二里按戰國策齊欲發卒取周九鼎
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爲日久
矣蓋謂此也隋文帝疏鑿舊跡引泚水書舟師平陳後立
碑其側以紀功累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

白溝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
卽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
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

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
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
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爲度
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
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
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牕則四時可行舟
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
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
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河引黃河
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

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脩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脩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脩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若可爲卽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濟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

汴都地勢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疏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卽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宣視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

廂剗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合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勅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斂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叙爲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中脩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

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堤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洵十纒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洵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

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
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止徽
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
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有妨行旅轉運
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李綱論都城積水爲害疏 臣伏觀陛下以積水暴
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隱
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
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
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

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
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
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
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
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
聽缺然未聞臣竊恠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名之
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
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
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
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

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
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
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
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禱聖意之

萬一宣和元年六月
上時為起居郎

李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 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為

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閣

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

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憊

孤立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為心比見積水暴集逼

浸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殆意切言皆不倫自
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
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
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博詢衆
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
於旱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爲福易診
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
猝人心惶懼遠邇震驚仰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
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已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
其災而都城無虞人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旣退之後

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謀究利害增其國防寅念
天戒益以脩省不可忽也臣愚慙不揆輒復昧死上
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
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
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瀕望
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
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不能吞
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
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堤防節以斗門
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接連城下可以

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觀自昔善捍水
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衝意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
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隄以長隄殺其怒
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
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
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
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
爲今之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
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
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

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
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
易河鬻隄防日賸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
汴纔百餘步去冬危亦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
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
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可不爲
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
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備積材
用敢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
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

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計數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迄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

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淵衷凡營繕
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悉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
漸復國用稍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且裕民豐財莫
此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
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
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
以爲兵民之備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
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
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

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
冗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
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椿之數歲歲一如祖宗舊
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此慄
慄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
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疎
荒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宰執議其可
否如可採錄望與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
寬假未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

之言有補萬一

宣和元年
八月上

堤閘渡口潭泊諸蹟

堤

隋堤

一名汴堤在汴河之上隋煬帝大業元年命尚書左丞皇甫誼復西通濟渠作石陡門引河水入汴汴水

入泗以通于淮築堤樹柳御龍舟行幸以達于江都人稱其堤曰隋堤

護城堤

離城三里一名三里堤西北接金村連城圍抱東南首抵蘇村蓋前代築以防水者後被河水衝圯

入國朝正統間巡撫侍郎于謙因河逼汴城乃築東西北三面以禦之範鐵犀勒銘其背以鎮永遠景泰二年巡撫都御史王暹補築南面與東西相接凡四十餘里號大堤焉天順五年侍郎薛遠因河入汴城乃于麗景門置石牐以洩內外積水

落黎堤

在固子門外西北其地方生落黎故名

高門堤

在固子門外西北西連落黎堤因在梁惠王古城高門之北故名

金村堤 在城西北西接高門堤

十八里堤 在城西北西接封丘縣界東南抵壙

夾堤 在固子門外宋時所築以夾護金水

埽頭堤 在城東北馬尾牆寶元時所築以防河患東接陳留縣境西抵陳橋

接岡堤 在城西永安

橫堤 在鄭門外南接大

婁堤 在城東婁堤保

汴護堤 在城西舊

金水堤 在裏城外西至固

閘

小木關 在裏城外之東南

惠濟關 在陳州門外

獨樂關 在城東南白墓子岡之東

赤倉關 在城東南赤倉保之西

萬龍關 在城東南赤倉保之南

以上諸關俱為蔡河而設元末廢壞洪武初重修二十四年黃河南徙蔡河及關皆為淤塞不復可見矣

渡口

杏花營渡 在城西南十五里

八角渡 在城西南三十里俱路通中牟縣

白墓子岡渡 在城東南十五里

赤倉渡 在城東南三十里俱路通通許縣

梁家淺渡 在城南十五里路通尉氏縣

以上五渡俱濟黃河以河徙而廢

陳家口渡

在城東南二十里

善善李渡

在城南二十五里俱通尉氏縣

清水河渡

在城南三十里

以上三渡俱濟黃河之支流亦以河徙而廢

潭

蓮花潭

在城東十里

清水潭

在城西三十里

龍潭

在城外四十里南北堤口有左右二潭歲旱禱雨輒應

赤倉潭

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泊

刺史泊

在城東南鄭店保南

楊子岡泊

在城東北霍赤岡保

楊六郎宅水泊

在裏城內西北

龔家泊

冉家泊

牛家泊

俱在城西南八角保

以上諸蹟俱湮於河水無復存者矣

汴京遺蹟志卷七

汴京遺蹟志卷八

三怡堂叢書

明 李濂 撰

宮室

凡已見宋大內宮室及
艮岳內諸亭館不重錄

余聞之故老曰宋九帝都汴其宮室之盛載諸史冊
圖誌者可考而知也歷歲滋久兵燹燔蕪河流衝淤
悉蕩然無遺矣茲志遺蹟姑存其概于此無亦使其
湮滅無聞云爾

宮

太一宮

都城太一宮有三處一在城東南之蘇村為東太
一宮一在城西南之八角鎮為西太一宮一即五

岳觀之舊址為中
太一宮今俱廢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
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
絳紗袍餘皆道服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
五福君綦大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皆道
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
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
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
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
亳州之制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

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綦臣綦民綦
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
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
卽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
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
始此東太一宮也

龔明之中吳紀聞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
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
其福故令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
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尙有以

宮巷宮前稱者

宋朝會要 天聖六年三月司歷言五福太一自雍熙元年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一行綦當入蜀郡之坤宮曰黃庭可於都城西南建祈宮於是詔擇八角鎮地建西太一宮

又曰神宗熙寧初即五岳觀舊址營中太一宮蓋仁宗天聖六年至熙寧五年壬子四十五年五福太一行綦自黃庭宮移入真室之中下臨京都之中故也

景靈宮

有二在城內端禮街東西宋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建奉藝祖以下御容在內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治平甲辰歲於景靈宮建孝

嚴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鳩集畫手畫諸屏展墻壁先是三聖神御殿兩廊圖畫創業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畫講肄文武之事游豫宴享之儀至是又兼畫一應仁宗朝輔臣呂文靖已不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龍圖燾主其事乃奏請於逐人家取影貌寫之鴛行序列歷歷可識其面於是觀者莫不嘆其盛美

李心傳朝野雜記 景靈有東西宮蓋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神宗元豐中始倣漢原廟之制卽景靈宮之東西爲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奉

宣祖以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徽宗崇寧初以景靈無隙地乃於馳道之西立西宮以神宗爲館御首哲宗次之號舊宮爲景靈東宮建炎改元之二日卽命有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以下神御皆寓温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兼知州若官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趙忠簡爲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東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二月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爲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或者謂忠簡之議乃王沂公藏天書之意

九成宮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

周以垣上施睥睨墀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

成宮中央曰帝鼎其色黃祭以土王曰為大祠幣用黃

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阜東北

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阜東方曰蒼鼎其色碧

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

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

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

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阜八鼎

皆為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于帝鼎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寶成宮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

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以祀夏

后氏西廡殿曰持盈以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

置堂曰胎應以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其成功持盈二殿為中祠幣用白胎應堂為小祠並用素饌

馬端臨文獻通考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
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九鼎
而各以其方色祭之抑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
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
后氏因定鼎郊鄔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數聖賢
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
鑄鼎之方士耳乃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數聖賢其
褻慢不經亦甚矣

朝元萬壽宮

在城內汴河之側金兵燬之今延慶觀即朝元萬壽宮之齋堂也

周密癸辛雜識

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

高雅熙春閣前元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
燒香於閣下香煙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朝
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者下有青石礎二刻龍鳳
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温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
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內
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徽廟立於中林
靈素王文則居兩旁也

玉清昭應宮

大中祥符元年初議營是宮安寅天書命有司料功須十五年乃就脩宮使丁謂令以夜

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至七年十一月宮成凡二千六百二十楹制度闕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必

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初宮之成也時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天聖七年夏六月

丁未夜大雷雨宮內火起至曉宮室幾盡僅存長生崇壽二小殿范雍王暉等以為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答天怒乃下詔不復繕脩以長生崇壽二小殿改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

也知制誥王曾都虞侯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孫升談圃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董其役土木之工

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至

置之壁龕廡下又以其餘材修建五岳觀世猶謂之

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

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耳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

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
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
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
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
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因以優閒不任事
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
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
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
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
得以自便

上清儲祥宮

太宗至道元年上清宮成慶曆三年火其後復脩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也因賜名上

清儲祥宮命蘇軾撰碑文以紀其事

宋敏求東京記

端拱元年二月太宗詔取晉邸時

太祖所賜金帛建上清儲祥宮至道元年八月宮成

帝御書額金填其字賜之仁宗慶曆三年十一月火

熙寧元豐間靈惠法師王太初再營之元祐初年宣

仁太皇太后為出糲粉錢重建

孫升談圃 上清儲祥宮太宗建之為民祈福神宗

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

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

赦

許有壬上清儲祥宮記畧 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

外

蘇碑作內

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監察御史

裏行包拯上疏請勿脩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脩建

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

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寶毀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復

葺翰林學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元兵下汴宮觀僅

存師徒解散時全真之教方興長春公起海濱至西

域見上論道以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爲對上大悅長

春法系之弟爲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

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
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為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
主太一上清諸宮觀事惟上清為潦水所圯規模宏
闊力不能復命臣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為畝六十
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于前次列真之宇於後神門
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
泯也

以上十宮今皆不存矣惟城之西南隅有大道宮
焉正德初因佑聖觀舊基而脩也乃若延福宮玉

清神霄宮

舊名玉清和陽宮

上清寶籙宮俱已載之第一

卷大內宮室條下茲不重錄

樓

望京樓

即汴城西門樓也樓舊無名唐合狐綯登樓詩有望京字因名

遇僊樓

在南薰門裏街西有異僧之事趙秉文作滿庭芳詞以紀之

明月樓

在州橋南街東洪武十五年毀廢其址今為稅課司

黑樓子

在宣平坊勾欄街之北即金相崔立看街樓

寶津樓

在城西鄭門外瓊林苑內

長慶樓

紅翠樓

俱在鼓樓北街西

玉樓

狀元樓

俱在新橋東北

豐樂樓

舊名樊樓

和樂樓

舊名莊樓

得勝樓

鐵層樓

慶豐樓

楊樓

玉川樓

欣樂樓

潘樓以上俱在土市子街

會僊樓

在雷家橋北

熙熙樓

在第三巷東

胡樓

在南薰門外西南

清風樓

在裏城外西南

宜城樓

班樓

俱在大梁門外街北

看牛樓

在仁和門外

蜘蛛樓

在宋門外

劉樓

在金梁橋下

八僊樓

在城北

集賢樓

蓮花樓

俱在鄭門外宋時士大夫于此餞別

宴賓樓

在金明池之西

白遇僊樓而下諸樓俱燬于金兵

譙樓

一名鼓樓在城內安業坊臺高三丈上建樓下置甕門通東西行路自築建之後敝壞不脩俗謬言復脩

則有河水之患故廢而弗治號破鼓樓嘉靖初鎮守太監呂憲排眾議復脩煥乎改觀卒無水患

鐘樓

在城內新昌坊規制畧如譙樓而高闊宏麗過之上懸巨鐘以警昏曉宣德中左布政司李禎復葺之成

化十六年鎮守太監藍忠巡撫都御史李衍重脩

以上二樓俱非宋建姑附于此

閣

資聖閣

即相國寺之後閣都人夏曰于此納涼八景中資聖薰風是也

玉皇閣

在延慶觀三清殿後近燬于火

藏經閣

先朝所賜藏經今卷帙殘闕殆盡矣

尊經閣

在府學明倫堂後以上三閣俱非宋建姑附于此

周密癸辛雜識

汴城樓閣最高而見存者惟相國

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

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

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者岌巖半空登雲樓俗

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譚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

為巨璫譚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

亭

新亭

在城內唐汴州刺史令狐楚建劉禹錫記

看街亭

在南薰門內東南

信陵亭

在相國寺前魏公子無忌勝遊之地

公子亭

在麗景門外公子謂無忌也

大梁亭

在大梁門外之西

流盃亭

在城西北隅

以上諸亭俱燬千金兵今不存矣

駐蹕亭

在布政司圓堂後洪武元年五月值車駕幸汴詔建行宮比去留大旗以鎮中原後因構亭表之今

廢此亭非宋建附載于此

門

夷門

在安遠門內夷山之上

趙與皆賓退錄

侯羸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門東

曰夷門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

為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辯臺城少城類此

沙門

在縣西東和保沙積深厚其形似門故名

山徒門

在縣西永安保宋時
疊石砌開以積泝水

堂

資善堂

仁宗肄學之所也在元符觀南大中
祥符八年建天喜四年徙御厨北

宋朝會要 大中祥符九年二月詔元符皇子就學

之所宜以資善堂為名

繼聖堂

在開封府治之東宋
主習射之所也今廢

宋敏求東京記 太宗尹京日官署東建堂習射大

中祥符二年閏二月真宗臨幸宰臣請以繼聖為名

許之

梅花堂

在開封府正廳之後即所謂
後堂也後改為公生明堂

拱奎堂

在本府治內宋錢藻尹開封建今廢

清虛堂

在汴城內之東隅宋王肇建蘇軾有記今廢

三聖堂

三聖者祀觀音大士義勇武安王清源妙道真君也

使臣之所按東京夢華錄云都亭西驛在寶相寺東相對都城元末兵廢入國朝洪武初周藩創其址創立廟

宇乃移白瓦殿之神祀之于內其三聖之像仍舊不改景泰乙亥居民甄義等率眾重脩

三槐堂

在仁和門外宋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為三公者祐子旦相真宗遂號

三槐王氏因扁其堂曰三槐堂蘇軾為銘金季兵燬

蘇軾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

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

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

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于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

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
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
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
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
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
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
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
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
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
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

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盟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

趙普所居位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彼察知其
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爲辨曰臣請以百口
保之太祖不樂徒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
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
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
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畧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
嘗親至其家聞其子弟言之

館

柳林館

在城東之南神岡保宋時
都人遊宴之所後淪于水

同文館

在大梁門外西北宋
時待高麗使臣之所

班荆館 在封丘門外之東

禮賓館 舊名番譯院在金梁橋西南汴河南岸景德三年改為禮賓院

以上諸館俱燬于金兵今不存矣

臺池園苑洞峽渚泚

臺

吹臺 在城東南三里相傳漢之鼓吹臺一名梁臺一名雪臺俗呼為二姑臺今改為禹王臺祀禹于其上兩廡

祀古之善治水者為衛河患也詳見後

宴臺 在城東北十五里宋帝春耕籍田于此

迎秋臺 在固子門外後唐莊宗築宋人九日于此登高

靈臺 在城南二十里梁惠王築一名惠王臺

百花臺 在固子門外

拜郊臺 在城南十里其東又有東拜郊臺並宋時築

沙兀臺 在城東南鄭店保臺上有鄭安平廟元季兵燬惟臺存焉

奉天臺 洪武元年前上車駕幸汴駐蹕於河南行省以偽行宮於圓堂後西北築臺以偽奉天之所故名後屢

經黃河入城淤平

祭封臺 在南薰門外洪武元年前上車駕幸汴時築以祀神者以上二臺非宋建附載于此

池

蓬池 在城東春秋宋之蓬澤也瀾漫遠闊南入尉氏之境其下有溫泉焉漢志引汲冢竹書云梁惠王發蓬澤

之藪以賜民浚儀有蓬陂忌澤是也唐玄宗更名福源池天寶初士大夫禊飲于此後累經黃河淤平今不見

其跡

金明池

在城西鄭門外西北周廻九里餘周世宗顯德四年欲伐南唐始鑿內習水戰宋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幸其池閱習水戰徽宗政和于池內建殿宇池

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臨水殿北去百餘步有隱橋朱漆欄楯下排鴈柱中央隆起如飛虹之狀橋盡處而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甃南有高臺上有橫觀廣百丈許

日寶津樓樓之南有宴殿殿西有射殿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毬之所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於此後

燬于金兵

燬于金兵

葉少蘊石林燕語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

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于前

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宴蔡魯

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輒墜未幾不免相繼

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

不能移跬步自後遂廢不用一事適相似亦可恠也

方池圓池

在南薰門外玉津園之側宋帝臨幸遊賞之所

迎祥池

在普濟水門之西宋真宗時鑿

蓮花池

有二一在城北時和保一在城西北永安保

凝碧池

在陳州門裏繁臺之東南唐為牧澤宋真宗時改為池

曲江池

鳳池

鴈池

平池

俱在艮岳壽山之下今廢

園

梁園

在城東南三里許相傳為漢梁孝王遊賞之所李白梁園吟云平臺為客幽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卻憶

蓬池阮公詠因吟淶水揚洪波一名桑苑孝王築吹臺于苑中

芳林園

在園子門裏東北宋太宗在晉邸時太祖賜其地為園即位後號潛龍園內有池沼淳化三年帝幸

其池謂近臣曰昔尹京日無事常飲池上今池邊之樹已成喬木矣因顧教坊使郭守忠等曰汝等前日以樂童從我今亦皓首矣何光陰易過如此因登水心亭習射中的者上親樹滿舉大白詔羣臣盡醉後廣其地號奉真園仁宗天聖七年改名

芳林園金兵燬之今失其處

玉津園在南薰門外

藥朶園

下松園在城西鄭門外

一文佛園在城南西南

養種園俱在城西水門外

景初園在城南鳳城阿

馬季良園在襄城外西南

靈禧園在陳州門之東北

奉靈園在陳州門內西北

同樂園在固子門內東北宋徽宗置

苑 以上諸園皆宋時都人遊賞之所今俱廢

瓊林苑

在城西鄭門外俗呼為西青城宋時建苑為宴進

芬郁苑東南隅政和間創築華菁岡高數丈上有橫觀

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砌池塘柳鎖虹橋花

紫鳳舸又有明池梅亭
牡丹諸亭不可勝數

迎春苑

在麗景門外東北舊名東御苑宋初宴進

宜春苑

有二一在固子門外宋人號西

牧苑在陳橋之東北宋牧
養馬駐牛羊之所

洞

老君洞

在艮岳壽山之西北

迷真洞

亦在艮岳
壽山之下

以上諸苑俱為金元兵燬今失其故處

桃花洞 在揚州門內西北即上清宮道士所居之處環植以桃故名桃花洞

峽

濯龍峽 在艮岳壽山之間金人展城廢之

渚

蘆渚 梅渚並在艮岳壽山之下徽宗於平池內作洲東為蘆渚西為梅渚金人展城廢之矣

泚

白龍泚 在艮岳壽山之下為金人展城所廢

自老君洞以下諸蹟湮廢已久莫詳其故處矣

名公告成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至哉斯

言豈非萬世之永監哉

終